

倾听湖北

锦溪流过我的童年

□杨平

我的老家叫“下门楼”，一个藏在湖北山区的偏远小村。说起这个名字，知道的人不多；但若提起“小武夷”——天成奇峡，许多人便不陌生了。下门楼就坐落在奇峡锦溪上游两公里处，锦溪漂流的水，正是打我家门前流过去的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村里没有公路，连拉板车的路都没有，只有那古老而弯曲的石头小路。村民所有的生活必需品，都靠肩挑背驮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很多长辈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。偶尔有人出去打过工，回来便能讲上几天几夜的新奇见闻，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有文化、见过世面的人。这也给我们小孩确立了信念：长大后一定要走出大山。而走出去的路只有一条——好好读书。

谁家的孩子在乡镇工作，便算得上有出息，连周边村子的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每逢节日偶尔回家，同村人和亲戚便争着请客。若是没请到，就把精心准备的土特产硬塞上车，任你如何推辞，他们也总有办法让你带上。

村子不大，几栋陈旧古朴的木建庭院，住着家族几代人。全族只有十几户人家，都是远房兄弟。见面不是叔公叔婆，便是伯伯婶婶。每逢节日，相互吃请；谁家娶媳嫁女，全族人便去吃上几天，并帮忙张罗。每到这时，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便和来做客的小孩在村里疯跑。笑声、追逐声、狗叫声、哭声、大人的呼唤声，喧闹声交织在一起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这便是我记忆里童年最快乐时光。

门前有一条小溪，涓涓流水，清澈见底。各种小鱼成群结队，手伸进水里，鱼儿便簇拥过来；手一动，它们瞬间便没了踪影。大人们洗衣、洗菜、磨刀、纳凉都在这里；劳作归来的人，也要在这里洗净农具和身上的泥土。这里，是全村最重要的生活场所。

顺着小溪便是池塘。小时候觉得池塘很大，其实不过一两亩地。塘里养着草鱼、青鱼、鲢鱼和鲤鱼。草鱼成群在水面吃草，每天都能引来孩子们围观。春天，鱼儿追逐嬉戏，行人路过，它们便迅速钻入池底，只留下层层涟漪和一窝窝蝌蚪。池塘四周搭着瓜棚，藤架外是绿油油的杂草，从初春到夏末，夜里总是蛙声一片。感觉这里才是它们的世界，它们的天堂。

在我们村里，中秋节不仅是吃月饼的节日，还是分鱼的节日。每年中秋一大早，族人们便开塘起鱼。全村人围在塘边，提着家什等着。池水还没放干，大人们就下塘去抓。塘里的鱼又大又多，最大的能比得上一头小猪。有人没捉稳，反被鱼溅起的泥巴糊了一脸，引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。等鱼都进了木桶，生产队长便开始分鱼。家家户户提着水桶排队，一边等一边交流煮鱼的手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中秋节一直是孩子们除过年外最盼望的节日。

锦溪，河不大，名气却不小——它就是天成奇峡的九曲。在我们小时候心里，它是一条大河。夏天一到，锦溪就成了乐园。游泳、戏水、钓鱼，一玩就是一整天。河岸水草茂盛，放牛时把牛牵到岸边吃草，自己钻进水渠摸鱼。待到日头西斜，牵着牛回家，手里多半提着一串小鱼，给晚饭添点荤腥。

我家房子旁有一棵千年大梅树，胸围足有两米，五六岁小孩合抱不过来。树不高，却像一把巨伞，树冠比篮球场还大。梅花盛开时，满树皆白，不见绿叶。风过处，花瓣纷落如雪，清幽的花香飘满小院。春天过后，满树梅子密密麻麻，树下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——讲故事、捉迷藏、捕蜻蜓。夏天刚到，梅子熟了，孩子们争相采摘，心里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溪边还有一棵古老的水杉，像挺拔的战士守护着村庄。褐色的树干足有一米多粗，笔直冲向云端，树枝整齐得像一座宝塔。傍晚时分，归巢的鸟儿齐聚枝头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几乎与大树融为一体。

再回老家，早已物是人非。当年的梅树和水杉早已不见踪影，鱼塘也被填成了平地，留下的祖屋因多年失修，破败不堪。唯有那门前流过的锦溪，依然和从前一样川流不息；四周的青山，还是当年那样生机勃勃。不论村里的人们走多远、去多久，他们一直都在家乡等你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

亲情树下

孝茶礼的千年回响

□元光美

光泽，作为朱子理学的过化地之一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孝行故事，却在寻常烟火里藏着一份流传千百年的朴素孝意——孝茶礼。

“子之所归者，孝也。”当年朱熹推行《家礼》，就把奉茶这样的普通小事纳入了孝亲的规矩里。《光泽县志》记载道：“敦崇礼教，举行乡饮”，可见，在光泽，传统孝文化与家乡特色插茶的香气早已自然融合在了一起，从书本文字到真正融进了百姓的平凡日子里。

在止马镇岛石村的浮江朱氏宗祠里，每年会举办一场孝茶礼。重阳前几天，族里的晚辈们都会主动来到宗祠，扫地、擦灰、摆桌椅、备茶具……没有刻意的召集，只是一种习惯。

礼仪当天，男女老少都身着素净的衣裳，早早地来到宗祠，等待着这场一年一度的孝茶礼。

仪式先从祭拜先贤开始。晚辈们排队，依次给祖先献花篮、鞠躬，接着一起诵读

《朱子家训》。“见老者，敬之；见幼者，爱之”，声音清亮，在祠堂里回荡，飘向全村，也落在每个人心上。

接着就开始做孝茶，也就是当地人说的插茶。用料不马虎，选用本地上的好茶叶，配上炒熟的大米、黄豆、花生、芝麻，再加甘草、陈皮、艾叶、菊花这些常见草药，一起放进陶土钵里。用干净的圆头木棒朝一个方向慢慢捣，捣成泥状，再倒进茶钵，用山泉水冲开，静置沉淀、滤干净就能喝了。插茶颜色翠绿，喝起来清润甘甜，香气很足，能提神养胃、祛风热，村里人都爱喝。

然后到了核心的奉茶环节。家族的长辈们按照辈分坐成一排，晚辈们双手捧着斟有七分满插茶的陶碗，身子微微往前倾，把茶碗稳稳向上递到长辈手里并轻声说一句“请您喝茶”。长辈一手搀扶起晚辈，一手接过茶，慢慢抿一口，嘴角带着笑意，说着家常和过去的事儿，交代几句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晚辈就在一旁静静听着，点头应着。等长辈喝完，晚

辈再帮忙收拾。

礼仪结束后，宗祠瞬间热闹起来。全族的老少围坐在圆桌上，喝着插茶，吃着果子，说着闲话。谁家的孩子最近出息了，谁家的老人身体硬朗，谁家今年还有喜事要置办，家长里短，絮絮叨叨。此刻，血脉相连的亲近和自古长存的孝道都在插茶的香气里飘着，踏实又温暖。

千百年过去，孝茶礼没有消失，反而成了当地人的日常。每月初一、十五，村里人便一起做插茶，先敬祖先，再端给长辈。家里嫁娶，新人也会给父母敬插茶，感恩养育。去邻居家，先喝一碗插茶，有事慢慢说，感情近了，矛盾也少了。一碗插茶，把敬老、念祖、睦邻的道理，融进一辈辈人的生活里，守着家的温暖，护着乡里的淳朴。愿这份孝心，伴着插茶香，一直传下去，暖着往后每一个日子。

我见我问

我家巷口的修表摊

□王小艾

十几年前，我家门前的巷口，在烟摊与牛肉丸摊之间，角落处多了一方修表摊。彼时，智能手机早已普及，腕表淡出寻常生活，我望着那方小木桌，心中满是疑惑：这样的小摊，能有生意吗？

可修表摊的主人何师傅，却像巷口生了根的老树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，守时如同钟表。雨天里，一把大伞撑起一方小天地，他坐在伞下，眼戴一枚圆形的放大镜，指尖摩挲着细小的齿轮，在不起眼的角落，守着自己的一方手艺江湖。

何师傅是建阳麻沙镇界首村人。有一次，他告诉我，修表这门手艺，陪了他五十余年。听旁人道，年轻时，他是综合社员工，捧着旁人羡慕的“铁饭碗”，修表只是其中一门活计，却被他磨得炉火纯青。命运的指针总在不经意间偏转，因家庭问题被解聘，何师傅安稳的生活戛然而止。但他没有怨怼和沉沦，而是揣着精湛的手艺，就地开起了修表摊，一枚枚齿轮，一根根发条，就此成了支撑全家的顶梁柱。后来，他辗转来到城里，寻得这巷

口的角落，支起一方小木桌，一守，便是许多年。如今，儿子早已成家，旁人劝他歇一歇，何师傅却只是摇头：“这是我的工作，更是我的生活。”

他的小摊，方寸之间摆着各式细小的工具，工具箱底层藏着一个陈旧的铁盒，里面是他几十年来攒下的旧零件，皆是他视若珍宝的“家底”。他的手艺极好，再老旧、再复杂的钟表，到了他手中，经拆解、清洗、组装，总能重新发出清脆的滴答声。那声音，是时光流转的韵律，也是手艺人匠心的回响。

我曾见他修过一块祖传的老怀表，表壳早已被岁月锈蚀，指针停在数十年前的某个瞬间，载着主人沉甸甸的回忆。何师傅接过怀表时，眼神里满是怜惜，轻轻擦拭着表壳上的尘埃，低声说：“这表有年头了，零件不好配。”说罢，便从铁盒里翻找适配的零件，弓着身子坐在桌前，眼戴放大镜，镊子在他手中灵活舞动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阳光从巷口斜斜洒下，那一刻，他仿佛与时光对坐，指尖

的每一个动作，都是在修补一段逝去的岁月。当怀表再次滴答作响时，余晖漫过，时光仿佛在他手中完成了一次重生。

巷口的世界，总在变。修表的酬劳，从最初的几角钱涨到如今的几十元；周围的店铺，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唯有何师傅的修表摊，像一枚定海神针，扎根在角落，从未挪动。他的收入并不稳定，有时一日能赚百余元，有时只有几十元，可无论多寡，他总会按时出摊，擦拭工具，静静等候。

十几年了，我守着何师傅守在巷口，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，看着巷口的变迁，看着时光在他的小摊前缓缓流淌。他的小摊，早已超越了修表的意义，成了巷口的一道风景，一位无声的“门卫”。街坊邻里上下楼，有小东西不方便携带，往他身边一放，无需多言，他总会尽心照看；平日里相遇，他总是和和气气，笑容温和，让来往的人都觉得心里安稳。这方小小的摊位，藏着城市温暖的烟火气，也藏着与时光相守的风景。

我的故事

“兄弟”明算账

□黄世谦

我跟我“兄弟”颇有些渊源，这些都被我写到了《兄弟》一文里。刊发当天，我就将这篇文章转发到公司微信群里，并附上一句：“等稿费到了，分我兄弟一半。”从此，我和那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“兄弟”，成了“官宣兄弟”。稿费一到，我就通过微信红包，给他发去40元，并说明稿费平分。

我“兄弟”受古人“无功不受禄”的影响颇深，跟孔子拒收封地，列子谢绝封粮一样，不肯点开红包。后来，我跟他摆明了“有功该受禄”的道理：“你用体力做事，我用脑力记录，我们‘合伙’赚到80元稿费，理该一人一半。”这个“体力+脑力=稿

费”的计算题，好理解、易接受。都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他是君子，他也爱财，他最终选择了“有功要受禄”。但我兄弟的“受禄”，是有附加条件的——用这钱明天买根猪尾巴一起吃。

人们老用“以形补形”来形容“吃啥补啥”，这种“民间学说”，缺乏科学依据。比如吃猪尾巴，不是补在屁股上，主要是益肾补腰。我“兄弟”习武，马步扎得稳不稳，全凭腰力，难怪他说要买猪尾巴。问题是，我也分到一半钱，猪尾巴到底归谁买，成了争论焦点。争来争去，还是我买更合适，因为正好轮到我去上班，早晨来上班，顺便买根猪尾巴，合情合理。

我们这儿有个约定俗成的老规矩，买根短短的猪尾巴，要搭配一条长长的尾龙骨。一过秤，正

好40元，也就是说，我分到的那一半稿费，刚好用来买根猪尾巴。到了我们一起共事的保安亭，我将猪尾巴交给我兄弟，我说：“兄弟啊，你是知道我不吃猪头肉的，但我同时也不吃猪尾巴。”我一向不吃猪头肉，这在公司里是众所周知的，现在我不吃猪尾巴，我“兄弟”听了一点也不感到奇怪。那么大的猪尾巴，我“兄弟”一个人吃不下，于是就带回家，夫妻共享。

我“兄弟”“轴”，既然是平分，80元稿费就不能独吞。翌日，我“兄弟”买了两包我日常抽的“口粮烟”，正好也是40元，他说：“兄弟啊，你知道我是不抽烟的，这烟送给你。”我买40块钱的猪尾巴送他，他买40块钱的香烟送我，等价交换。我没理由不收他送的香烟，就跟他没理由不收我送的猪尾巴一样，各有一套令人无法拒绝的“硬道理”。

“兄弟”明算账。稿费平分，一人一半，一半用来买猪尾巴，一半用来买“口粮”。钱花完，情依在……

文明从一言一行开始

和谐从一举一动做起



湖北日报(宣)